10月10日至13日，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文艺报》社、哈尔滨文联主办，《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文学创作院承办的“名家写名城”作家走进哈尔滨活动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梁晓声、蒋巍、刘颋、金仁顺、李浩、付秀莹、刘大先、沈念、王国平等作家、学者走访了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萧红故居、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哈尔滨平房科技产业园、伏尔加庄园、太阳岛风景区、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等地，寻访哈尔滨红色文脉，助力“讲好哈尔滨故事、传播哈尔滨声音、展示哈尔滨形象”。现选载部分作家、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哈尔滨大剧院

去哈尔滨，看看萧红

□金仁顺

哈尔滨去过好几次，但没去过萧红的老家。东北农村的景象差不太多，萧红的老家大概率会像我看到的其他老房子一样，三间房，两边住人，中间厨房，前后各开一个门，前院有仓房，后院有菜地。但去和没去过之间，横亘着想象和现实的距离，这就山高水远了。

萧红故居和想象中的格局一致。但功用从民居变成景点，从过日子的柴米油盐变成外人的探头探脑、品头论足，里里外外有多少真假，就不用太计较了。同乡的人不会想到，自己住的村庄有朝一日会变成大城市的一个区，他们更不会想到，老张家那个眉目模糊的女孩子，长大成了作家，还是个进了文学史的作家。

张秀环自己也没想到。幼年丧母，注定她的命是苦的。小女孩跟着爷爷识字，读了点书，有爷爷唠嗑儿，有菜园子捉蝴蝶，有邻里街坊的闲事听听，那已经是她一生中最安宁的时间。尽管她已经知道，自己身体里潜伏着巨大的躁动和不安。随着她的长大，随着爷爷的去世，躁动不安在飞速成长，变成巨人变成怪物，她又恐惧又欣喜，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抗婚，读书，不过是理由，她的离家出走是注定的。

家庭再不好，总归有世俗的盔甲加持，懵懂的小姑娘跑到外面的世界，只能用自己的肉身喂养世间恶魔。那时候她还不认识鲁迅，更不会知道鲁迅有一句话：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张秀环有过好几个男人，他们都帮了她，也都伤害了她。从很早开始，她的命划分成很多小份儿，一直被贱卖，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失去了，世间几人知道张秀环？她变成了萧红。

萧红，一面是萧瑟凄凉的命运，一面是蓬勃涌动的理想。这个名字是个屋顶，张秀环在下面一字一句地垒起了自己的堡垒，只有这些一字一句是别人拿不走的，只有这些一字一句，证明着她来过、活过。她的成长和成熟，是用病痛和死亡换取的，她尝到的甜美，由死神亲自端到她面前。觉醒和领悟来得太迟了。她写了一条河，把村庄里的人物、牲畜、闲事、是非，统统装了进去，这是她要带走的河，这条河里装满了人世间。萧红在外面的世界兜兜转转了十几年，男人来来去去，苦难绝望如影随形，她一天也没真正开怀过。《呼兰河传》是她用文字写的彩练，或者床单。《红楼梦》真的不过是场梦，你们爱写不写，谁爱写谁写；我要踏上我的河，回老家了。家门“吱呀”一声打开，爷爷永远只叫她的乳名——

“是荣华回来了吗？”

哈尔滨的深秋

□付秀莹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

最初知道这座城市，是从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始的。王刚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飞越千山万水，飞到我们的村庄，飞进我的耳朵里，飞进我的心里，为一个乡下孩子打开想象世界和远方的一扇窗子。那时候我几岁？时光流徙，多少激荡人心的故事都渐渐变得模糊了，只有“哈尔滨”这个名字，带着童年记忆的深深烙印，令人觉得愈发亲切有味。

刚过了仲秋时节，北京还是秋风乍起，哈尔滨却已然是深秋景象了。阳光明亮，金沙一般铺满整座城市。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没有云彩，空气几乎是半透明的，经了秋阳的照耀，有一种琥珀般的温润迷人。树木的色彩变得斑斓丰富，深绿夹杂着金红、深棕、金黄、浅金，错金杂彩，是浓郁至极的晚秋意味。秋风满街，叫人心头涌起许多难言的情绪，也不是惆怅，也不是喜悦，或许是一种对岁月的感喟吧，抑或是对人生际遇的伤怀？童年时代的憧憬和期待，竟然在此时成为真切的现实。夜幕下的哈尔滨，秋阳中的哈尔滨。童年光阴的混沌懵懂，人到中年的复杂况味。恍兮惚兮，如在梦中。

下榻的地方是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在哈尔滨，谁不知道马迭尔宾馆呢。这座历经了百年沧桑的老建筑风采依旧，以它典雅富丽的迷人风姿，热情迎接着八方来客。多少烟云风雨，都被它轻轻挥去；多少世事如烟，都被它默默收藏。走在中央大街上，踏着光影斑驳的面包石，热烈的异域情调扑面而来，文艺复兴、折中主义、巴洛克……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令人仿佛置身异国街头。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西方与东方……这条被誉为“亚洲第一街”的著名大街，轻轻诉说着说不尽的传奇。

深秋的暖阳斜照下来，光影淡淡，静谧而安详。一边是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一边是庄严肃穆的索菲亚教堂；一面是红尘纷扰的世俗生活，一面是凌空飞翔的精神世界——这或许就是哈尔滨的气度吧。坐在索菲亚教堂里，静静地听一首钢琴曲，不啻是一种极大的享受。琴声悠扬，在偌大的教堂里回响。灯光闪烁，同外面的阳光交相辉映。时光仿佛在这里静止了，人世间所有的奥秘都向我们悄悄敞开。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这婉转的琴声流淌，恰好同华美的教堂呼应，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去往萧红故居的路上，见窗外秋色愈浓，忽听当地主人说，看，那就是呼兰河。只见一条河流潺潺，在阳光下闪烁着静静的波光。这样一条看似平凡的河流，经过女作家的文字，缓缓流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流进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热爱文学的人，谁不知道《呼兰河传》，不知道被称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呢。走进萧红故居的时候，我们不禁放轻了脚步。是怕惊动院子里的旧时光吗，抑或是怕打扰作家尘封已久的故园记忆？萧红家的后花园，是作家童年时代的“百草园”。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曾经往祖父的草帽上插花，把谷子当成了狗尾巴草锄掉，趴到大酱缸帽子底下睡着了——这些经典片段勾起多少读者的童年往事，引发多少人的故园情思呀。那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蝴蝶、蚂蚱和蜻蜓，色彩缤纷，经由作家越轨的笔致，飞进了多少人追忆似水年华的绚丽梦境之中。还有那口水井，萧红第一次见到小团圆媳妇就是在这水井旁。“他摇着井绳哗啦啦的响，日里是听不见的，可是在清晨，就听得分外的清明。”有一次，一只小猪掉井里了，祖父就用铁钩把它捞上来，裹上黄泥烧烤。萧红高兴极了，感叹原来人间还有如此美味。想来，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早在天真无忧的童年，她或许就已经品尝了世间最鲜美的滋味，那大约也是她生命里最好的时光罢。是不是正源于祖父慈爱的滋养，她才能从容咽下成年后苦涩的命运的烈酒？在生命尽头，萧红如此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当然是不甘的。她离世时年仅31岁，正是风华正茂。空有满腹才华一身热血，奈何！在茅盾眼中，萧红是寂寞的。一生追求爱与自由，而知音难觅。人生的苦难是找不到知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萧红确是寂寞的。阳光铺洒在园子里，花木繁茂，气象不减。只有葡萄藤夹杂着红色金色，渲染了点点秋意。这草木葱茏的园子，这安静流淌的呼兰河，恐怕并不知道，昔年决意出走远方的女子，行遍世间所有的道路，走到世界遥远的尽头，又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地回到令她又爱又恨的故园。

沿着松花江畔漫步，在友谊码头看夕阳，到太阳岛欣赏大自然之美，在哈尔滨音乐厅看剧，在伏尔加庄园领略俄罗斯风情……大列巴、红肠、格瓦斯……这闻名遐迩的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名片，几乎成为哈尔滨的经典标识，成为人们认识哈尔滨、理解哈尔滨的秘密通道。当我们吃着马迭尔雪糕漫步在哈尔滨街头的时候，当我们在早市看着烟火沸腾的日常小景的时候，当我们在防洪纪念塔下追慕哈尔滨人民英雄和浪漫情怀的时候，当我们在深秋的哈尔滨遥想初夏的丁香花和寒冬的冰雪世界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有可能触摸到一座城市的隐秘心事，品读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阐释出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当然，在哈尔滨，我还收获了更多。譬如说，温暖，情谊，爱。是的。当朋友们为我齐声唱起生日歌的时候，烛光摇曳，祝福绵长。在深秋的哈尔滨，这意外的惊喜，这份值得珍重和珍藏的暖意，使得哈尔滨之行成为我人生中温柔而湿润的段落，与童年记忆里的哈尔滨想象神奇地重叠。

难忘哈尔滨的深秋。

苍茫与生动

□刘大先

飞机即将从太平机场降落，从舷窗望下去，只见辽阔大地，无尽苍茫，玉带般的河流交错在微黄的平畴之上，哈尔滨的寥廓江天已隐然在望。

面对东北大地，我贫瘠的词汇库中立刻跃出两个字：苍茫。那是一片大地的海，波澜不惊，沉稳而寂静，与南方高丘茂陵、西部戈壁群山不同，其中孕育着含蓄的生机与广远的力量。东北大地上当然也满是谷物，但是我只能用“苍茫”，因为它一览无余，没有丘壑，坦坦荡荡地裸露出其丰饶的内心。

十年前，我到过哈尔滨，在中央大街走过，吃了马迭尔雪糕，也观瞻了久负盛名的索菲亚大教堂，当时只觉得精致而小巧。我和朋友还乘坐一种九块钱车票的绿皮火车到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去逛了逛。那是八月的仲夏，玉米正在成熟。我们坐在路边高大的榆树下吹着风，看着漫无际涯的绿原，心中荡起甜蜜的惆怅，仿佛将同那草木田园融为一体。

如今再来，饱含沧桑的绿皮火车已经没有了。中央大街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索菲亚教堂倒是比我记忆中要更为绚丽。只有再次登临同一块土地，才能撇去印象的浮沫，逐渐窥见浪花下的静流，尽管仍然未必能够真正深入，但总归会愈加接近它真切的质地。对于东北，对于黑龙江，对于哈尔滨这样特别的城市，尤为如此。

逗留在哈尔滨的短暂时日里，就住于历史悠久的马迭尔宾馆，紧邻中央大街，我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将中央大街重新走了几遍。清晨寂静无人，整个大街显得宽阔了许多，经过一夜的休憩，高大梣树和悬铃木好整以暇，默默地守护在道旁，空气中弥漫着清冷的气息，两边的灰色建筑装饰有红色的穹顶和鲜绿的门楣。经过松浦洋行的十字路口，看到一大群或黑或白的鸽子，在地上等待着人们的投喂。走到松花江边的防洪塔纪念碑，正赶上朝日初升，江水碧黛，天空蔚蓝，水天之间的太阳岛形成一条苍翠的线条，让人心神舒爽。

正午时分的阳光下，心叶椴的叶子透出银杏黄，记忆的河流翻起浪花，想起十年前去过的露西亚西餐厅。信步寻觅，在一簇紫丁香环绕的路边看到了恍如昔日的它。这里还是俄侨纪念馆，室内的墙上挂满了老照片，讲述伴随着1896年中东铁路开始兴建而迁徙过来的俄罗斯人的历史。这个餐厅不大，四周的沙发、钢琴等物品占据了不少空间，桌椅摆得都比较紧凑，反而有一种家庭式的氛围。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当年一起吃饭的朋友，他说，没有什么变化啊。

十年对于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言确实不算长，在这个以记忆为主题的餐厅里，时间被刻意地凝固在照片、老物件之上，凸显出一种日常生活的绵延和恒久。

但是，在那种看似恒远的不变里，一切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就像这条路上的各种古老建筑，在20世纪的跌宕起伏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与身份，松浦洋行曾经一度做过书店，秋林洋行变成江沿小学，华俄道胜银行转成了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院……周边无数新建的社区和商业综合体则愈加凸显出哈尔滨的日新月异。中央大街作为历史遗迹今日已经成了一种怀旧的景观，藏匿在更为恢宏的建筑丛林之中——这座城市同样有着一颗生动之心。

诚然，悠久的历史积淀、多元的文化分子是它的底蕴所在，但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是其他地方的仿制品，其活力一定立基于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之中。本身的底色赋予了它稳固的根基，让它不至于在变迁中失去自我；而因应时代与语境所作出的变革，更让它具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活力的关键在于人。无论什么样的地理与空间，总是会被它的居民改造为一个人化的自然。如同太阳岛上俄罗斯风情小镇上一幢一幢造型各异、别具特色的小屋一样，那些从西方来的移民，带来迥异于本土的建筑、食物、语言与习俗，为这个哈尔滨的江北小岛烙上了些许异域风情，而异域风情最终在世易时移中转化为本土的特色之一。

回想一千年前，这里是女真人的土地；三百年前，是戍边军人和流放犯人的处所；一百年前，是东北亚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塞；六十年前，作为新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之一，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三十年前，它面临艰难而痛苦的转型；晚近十年来，则以一种产业创新的姿态重新开启新的航程。

是的，“俄罗斯风情”也好，“音乐之城”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艺术点亮城市”也好，终究需要有产业作为支撑。在江北的深哈产业园参观，这种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2018年，哈尔滨松北区与深圳龙岗区合作兴建了松北（深圳龙岗）产业园；2019年，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获得国家批复，哈尔滨片区挂牌，两地又联手成立了深哈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园区入驻了华为鲲鹏创新中心、思灵机器人、奇安信科技、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各种高新企业与单位，大湾区与东北边区的合作为哈尔滨这座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我在园区的展板上看到宏观的规划：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4个发展新引擎，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制造、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农机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源、化工、食品、医药、汽车、轻工6个传统优势产业，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服务性制造、旅游康养、养老托育、文化娱乐7个服务业。这些系统的规划构成了完整而全面的哈尔滨未来——生态与产业的叠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正是力控电力操作机器人、智能心电衣、农业植保无人机、核主泵等创新产品，为哈尔滨大剧院这样如梦如幻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兼具艺术审美、科技含量与实用功能，滑动的曲线与光洁的造型和苍茫大地融为一体，成为与中央大街那些欧式建筑截然不同而又丝毫不违和的新地标。“壮志飞鹏同风起，凌云鸿鹄扶摇上”，正是这座老工业城市焕发出的璀璨生机。

这个曾经在满语中被称为“晒渔网的场地”的“哈拉滨”，经过几个世纪的蜕变，成为时尚的“哈尔滨”，无数人为此付出了血水、泪水和汗水，我也能从中体会到建设者的深情、恩情与激情。

车子行驶在路上，秋日的暖阳和煦而不灼人，路边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晴空高远，一派清爽开阔的气象。经此一行，我想，再用“苍茫”指称东北，无疑不够准确。哈尔滨也有山——香炉山、帽儿山和铧子山，并不是一览无余的所在，“苍茫”只是一种总体的印象，多少是不够的。苍茫中的生动，才构成了完整的哈尔滨。

冰城亦暖

□王国平

东北有道菜，叫“乱炖”，地道美味。其实，“乱炖”不乱，食材的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每一种食材在风味上都不冲，没有属于刺头的类型，都能开放怀抱互相接纳。至于色彩，整体偏向沉稳甚至有点闷的时候，玉米的黄和胡萝卜的红，顿时把氛围给点亮了。“乱炖”是家常菜，本来居家过日子就离不开“乱炖”，哈尔滨人干脆把这种融会贯通的功夫视为城市的性格来经营了。

大话不必讲，细处见真章。中央大街中间地带有个房子，门口的招牌是“一楼酒吧，二楼烧烤，客官里边请”。“酒吧”是西洋流行文化的标配，“烧烤”是现今华夏大地上的一个热门，“客官”是旧时店家对宾客的敬称，这好几个层次，都被一个招徕生意的广告牌“一锅端”，一并收纳，顺顺当当，感觉没有什么不妥。

距离中央大街不远处的索菲亚教堂，是哈尔滨的一处城市地标。这个典型的拜占庭式建筑，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哈尔滨是“音乐之城”，索菲亚教堂这么富有特色和风情，建筑本身就是一首交响乐，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个外地游客来哈尔滨的打卡地，现在已由原来的建筑艺术馆改为了索菲亚音乐厅。建筑美和音乐美，在这里合二为一。

索菲亚音乐厅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的八点半到晚上十点，冬季是下午五点结束，属于“超长待机”。早上八点半就能欣赏到现场正式的音乐演出，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有这个雅兴。我们是下午来到音乐厅的，节目是钢琴独奏。一个年轻姑娘，一袭黑色连衣裙，长发披肩，正在钢琴前向人间播撒美妙的音符。坐在椅子上，乐曲在耳边漫步，举头望，穹顶在高处，有旷远空灵之感。人来人往，步履声声，自然还少不了压着嗓子的人声低语。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人们有着随手记录的冲动。对于此中喧嚣，姑娘大多时刻是置若罔闻的，“且将心事付瑶琴”，但偶尔也扭头张望一下，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对曲目烂熟于心。这一瞥，有几分可爱，也是烟火生活的一张切片。平常剧场里的音乐演出，音乐家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几乎跟听众没有多少语言和眼神交流，通过音符的传递进行心灵“对话”；平常剧场的音乐演出，也都有一套规范的“温馨提示”或者说是“观演须知”，比如不能随意走动，保持安静，避免不必要的交谈与噪音，禁止使用手机和其他录音录像设备等。索菲亚音乐厅则不同，好像暂时搁置了这些“规矩”，尽力营造出一个开放的空间。这里是哈尔滨的城市“公共客厅”，是一个庄重的地方，也是一个家常的地方，故而来者可庄重，亦可家常。

家常往往指向普遍性。哈尔滨普遍给人的印象是寒冷，所谓“冰城”。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在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又是夜晚，看不真切。入住松花江边上的宾馆，早晨起床，拉开窗帘，眼见有吉普车在缓缓往前走。定睛一看，这不是马路啊，汽车是在江上行！可见气温有多低，冰层有多厚！这个冰雪世界也太有味道了。我的老家在鄱阳湖边上，哪里见过冰上跑车的情景。

冰与雪是哈尔滨的特产。十五年前，我到哈尔滨采访过冰雪文化研究者王景富，写过一篇人物报道——《王景富：四季梦醉冰与雪》。老先生当时年届七旬，对冰雪用情很深，用力尤勤。在老伴眼里，老头子这辈子是娶了冰雪，“这个人平时啥话也没得说，蔫的，但一说到冰呀雪呀，眼睛都放光。家里来了客，客人觉得这老头子怎么不大热情。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和他唠冰雪的事，肯定准！”他自己也一五一十“招供”了，“我春为冰雪忙，夏为冰雪忙，秋为冰雪忙，冬天更为冰雪忙——收集冰雪素材不遗余力，整理冰雪资料废寝忘食，研究冰雪问题走火入魔，撰写冰雪文章通宵达旦。”他的本职工作是《哈尔滨日报》的记者，抱着一团火的激情和炽热，投身冰雪文化的研究与阐释，成为冰雪的“账房先生”。这次到哈尔滨，听说老先生已经故去了，可他那份热心的劲头依然让我一暖。

哈尔滨的天，大多时候是冷的；哈尔滨人，一直是暖的。寒气激我怀，热忱盈身心。冰城亦暖，脑海里已经储存了好多个镜头——

呼兰是萧红的故乡，这里的人就说这里是“萧乡”，还编发文学内刊《萧乡诗词》，对萧红的敬重献上了一片真心。

哈尔滨大剧院前厅，正在展出哈尔滨学院提供的一组“风雪老道外”图片，拍摄的场景有门洞内的大杂院、破旧的木质外楼梯、低矮的煤棚、公用的自来水龙头……过往岁月的质感，都在黑白影调里得以阐发，浓郁的乡愁如热血奔流。

在深哈产业园区，得知这里要“带土移植”深圳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这个提法让人感动，哈尔滨人太想跑得快一点，跑得好一点，爱这座城，打心眼儿希望这座城好。

在太阳岛上，我不小心崴脚了，伤势还有点严重，自然让哈尔滨的朋友一通忙乎。此外，陌生人的用心也让人感动。那天下午，我正在宾馆房间里休养。前台来电话，说大堂门口的灯箱急着要维修，工人从我住的这个房间窗户跳到外边作业最合适，问是否方便。当然可以。一位大叔进门了，脸黑，背着一个工具包，高个子，大手大脚，迈大步子。他看见我右脚戴着护具，枕头垫得老高，一个人在床上躺着，就关心起来，问这是咋的啦，是不是到医院拍片子了，医生是怎么唠的。然后就是一通安慰：在外地遇到这事，糟心。不过呢也不是啥大事，东北老是大雪，崴脚、摔伤，是经常的事，哪个人不在硬冰上摔几个跤？东北人屁股大，都是冰上摔的。医院看这个病也拿手，整个几天就好了，放宽心。热情和幽默，是骨子里的。修完灯箱，他问是不是要买点什么吃的用的，他可以跑一趟，反正活儿完事了。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他却慷慨地馈赠自己的热心。

第二天，我伤情不减，只能坐着轮椅前往机场返京。那时哈尔滨正在迎向冰冷的怀抱，老人们像候鸟一样往三亚飞。这趟航班，就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坐轮椅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前往三亚。轮椅送机的服务人员有限，她们忙得团团转，送了这个航班，下个航班就接上了，没有喘口气的时间。很惭愧，我竟然跑到这里来“抢夺”资源。轮到我要登机了，一位工作人员刚刚完成送机任务，匆匆赶来，仔细核对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得知都是妥的，就推着轮椅往前赶，路上还与同伴沟通航班动态和行进路线。我看了下时间，感觉尚早，跟她说可以慢些，不用这么着急。她说不行的，您优先登机更方便一点，要是晚了跟其他旅客一起，就有点乱了。她一路小跑，步子密而实，尽管戴着口罩，我还是感觉到了她急促的呼吸正奔向粗重的临界点。如她所愿，踩着时间点我们赶到了登机口。我连声道谢，她应了一声就匆匆转身而去，想必有新的任务已经下达了。有那么一个瞬间，偶然看见了她卡牌上的名字——许培文。

点滴温热，汇聚暖流，情拥冰城。